

香港文坛天后

張小嫻

十年經典文集

小說卷

4

都會愛情
系列

月夜寶石

- 荷包里的单人床
- 三月里的幸福餅
- 雪地里的蝸牛奄列
- 藍蝴蝶之吻

時代文藝出版社

香港文壇天后

張小嫻

十年
經典文集

小說卷

4

都會愛情
系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小娴十年经典文集—小说卷 4 / 张小娴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7. 8

ISBN 7-5387-5717-8

I. 张… II. 张… III. 流行小说 IV. I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2672 号

张小娴十年经典文集—小说卷 4

作 者	(香港) 张小娴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总发行
印 刷	东北林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作者

她相信承诺，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

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

她找寻幸福，然后发现，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
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

遗憾，也是一种幸福。

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

她追寻爱情，然后发现，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

她一出道就让爱情惊艳，从此每本作品都成为票房保证，人气一发不可收拾，她的名字迅即红遍华文世界！近年写而优则编，成为《AMY》杂志主编，并建立〔Channel A〕个人网站。她谦称自己不是才女、也没什么生活规划，只是喜欢写作，而“机遇”从来只偏爱有备的心灵。

看她的外表，你很难想象这个优雅沉静、脸上带着神秘微笑的女子，那么善于刻画男女之爱；听她说话，你又会惊讶于她的口才辩解、反应敏捷！读她的书，你很难不深深陷入，因为其中的爱情观透澈清明、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最特别的是：犀利的思想里却又含藏温柔，字里行间处处见其对感情的包容与了悟。是的，她是最懂爱的，不管你是第一次看张小娴或早已是小娴迷，你绝对会万分期待她一直写下去。幸而，爱情不老，相信张小娴也永不永不对爱情说再见。



犀利，
却温柔

——最懂爱的张小娴

月夜宝石

一副神秘的纸牌，
每一张上面都有一颗宝石，
月圆之夜，
这张牌可以使人愿望成真。
然而，
万一抽到的是一张黑色的冰寒水晶……
下场可能是地狱。





荷包里的单人床

有没有一个游戏，
叫“后悔的游戏”？
如果有的话，
那一定是我跟你玩的那个竹签的游戏。
我不知道那预言什么时候会实现。
也不知道当它实现时，
我能否衷心地祝你幸福，
忘记你在孤灯下消失的背影，
忘记在某个寂寞的晚上，
你曾给我的温柔。



三月里的幸福饼

一个是无法触摸的男人，

一个脚踏实地。

一个被你伤害，

为你受苦，

另一个让你伤心。

一个只适宜作情人，

另一个却可以长相厮守。

一个是火，燃烧生命，

一个是水，滋养生命。

女人可以没有火，

却不能没有水。

目 录

月夜宝石 (3)

一副神秘的纸牌,每一张上面都有一颗宝石,
月圆之夜,这张牌可以使人愿望成真。
然而,万一抽到的是一张黑色的冰寒水晶……下场可能是地狱。

荷包里的单人床 (85)

有没有一个游戏,叫“后悔的游戏”?
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我跟你玩的那个竹签的游戏。
我不知道那预言什么时候会实现。
也不知道当它实现时,我能否衷心地祝你幸福,
忘记你在孤灯下消失的背影,
忘记在某个寂寞的晚上,你曾给我的温柔。

三月里的幸福饼 (169)

一个是无法触摸的男人,一个脚踏实地。
一个被你伤害,为你受苦,另一个让你伤心。
一个只适宜作情人,另一个却可以长相厮守。
一个是火,燃烧生命,
一个是水,滋养生命。
女人可以没有火,却不能没有水。

雪地里的蜗牛奄列 (253)

爱你的程度,是危险的程度了
一个令你流泪的故事,我们一生能听到多少回‘我爱你’

蓝蝴蝶之吻 (331)

她走过的路已经长满无花的荒草。
逝去的漫长风貌中,她看出了爱情的无常。
假若永生只是重复一种叹喟,又何异于永无休止的劳役?
目睹爱人朽坏之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血已成河,淹没了盟誓。

月夜宝石



一副神秘的纸牌，
每一张上面都有一颗宝石，
月圆之夜，
这张牌可以使人愿望成真。
然而，
万一抽到的是一张黑色的冰寒水晶……
下场可能是地狱。

Chapter 1

石榴石
Pyrope-Garnet

晚春的夜雾笼罩着这个城市。她踱步经过市郊的公园时,看得见的只有前面几英尺的路。她穿着黑色束腰的大衣,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头发随便用一条爬满动物图案的黄丝巾裹起来。

尽管是夜晚,她脸上依然习惯架着一副墨镜。她走路有一种优雅的节奏,即使没精打采,拖拉着脚步,这是显出一种明星气派。然而,这种气派也在逐渐消逝,就像一只高傲的白天鹅折损了一双翅膀。

许多年前,这个公园的心形湖上养着两只美丽的白天鹅。那时她还小,跟外公外婆住在附近的公寓。她常来这里玩,旁若无人地对湖上的天鹅尽情高歌,每个听到她歌声的人都称赞她有一把天赋的甜美嗓子,将来会是红透半边天的歌星。她曾在这个公园里尝过幸福的滋味。然而,附近的公寓全都拆卸了。自从最后一只天鹅老死之后,湖上已经不再养天鹅,湖水慢慢干涸,雪花石膏的湖底长出了青苔。这个荒芜的公园很快便会移为平地,连鸟儿都把它忘记。

她失神地走着,发现远处有一个提灯晃动造成的幻影。她往前走,来到心形湖旁边,白雾倏地消散,那个幻影原来是个老女人。老女人佝偻着身体,穿着黑色臃肿的长袍,头上包着一条猩红色有珠片和流苏的头巾,仅仅露出一双像深洞似的大眼睛,右手拄着一根木手杖,手杖的顶端嵌着一颗圆形的月光石,石上雕了一张诡异的大眼孩子脸,面前摆着一个红色羽毛衬垫的小货摊,旁边搁着一盏泛着光晕的小油灯。

“原来是个小贩。”她心里说。

她没理会女人卖的是什么,继续往前走,这时,后面忽然响起了一把干枯老迈的女声。

“小玫瑰。”

她猛然止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玫瑰。”那把声音又唤了一遍。

她蓦地回头,那个裹着猩红色头巾的女人投给她神秘的一瞥,她像等她回去。

她不由自主地退回到红头巾女人的羽毛摊子前面。

“你认得我？”她沙哑的声音不带惊喜地问。

“很多人都认识你。”女人回答说，一双乌黑深邃的大眼睛周围布满皱纹。

“认识我又有什么稀奇？”小玫瑰冷冷地说。

“我是你的歌迷。”女人说。

“歌迷？”良久，小玫瑰惶颤笑出声。

原来还有人认得她。她没唱歌已经十七个月了，她以为所有人都已经把她忘了。

“谢谢你。”她微微抬起下巴，朝女人抛出了一个微笑，就像她从前习惯向她的歌迷抛出微笑，然后，她踏出脚步想要离开。

“真可惜，你没法再唱歌。”红头巾女人说。

“你是谁？”她止步，回头看那女人，衡量她。

“我是你的歌迷。”红头巾女人再一次回答说。

她咬着唇，恨恨地想着在舞台上失去嗓子的那个晚上，一切都离她而去了。十九岁那年，她发第一张唱片，三个礼拜便卖光，不断再发还是不断给抢购一空。她成了歌坛上一颗亮晶晶的明星，人们沉醉在她的歌声里，赞叹她的歌声能够抚慰每一个魂。

五年之间，她从一个平凡的女孩摇身一变成为最红的歌星，人们都喜欢她，羡慕她。有一次，在演唱会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有一位记者问她：

“小玫瑰，你有没有想过为自己的歌声买保险？”

她在台上灿然微笑，像一位深受宠爱的皇后，那是她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然而，五年的日子未免太短暂了。即使买下一份贵重的保险，赔偿的也不过是金钱，而不是她曾经拥有的风光。

十七个月前的那个晚上，演唱会的舞台上，她在歌迷的掌声中荡着缠满红玫瑰的秋千从天而降。灯渐渐亮了，乐队奏起第一首歌的音乐，她的声音突然哽在喉咙里唱不出来。她又慌又急，像掉了魂似的僵坐在秋千上。舞台上的灯仓皇熄灭，秋千载着茫然的她徐徐下降，几个工作人员冲上来把她抬走。他们在后台喂她温水，又为她按摩脖子，她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为什么唱不出来？”她紧张地问，喉咙里发出来的却是一把陌生而沙哑的声音。

起初，她以为自己只是短暂失声，这五年来，她的嗓子也确实累坏了。然而，她花光积蓄见过无数专家，也无法让嗓子复原。那把天籁似的声音已经飞离了她的生命。无数次，她躲起来试着唱歌，听到的竟是一把像猫儿嚎叫



的声音。上帝既然赐她动人的嗓子,又为什么要把那无情的手覆盖在她的嘴巴上?

时间渐渐消逝,复原的希望也从她心头幻灭。失去歌声,她也失去一切。她并不是打回原形,因为原本那个十九岁的平凡女孩对将来是满怀梦想和憧憬的,而今却只留下一片荒芜。

“你还想唱歌吗?”红头巾女人神秘莫测的眼睛盯着她看。

小玫瑰抬眼朝她看,这时,她发现女人的羽毛货摊上放着一个幻彩色的牌盒,里面有一副纸牌。那个盒子初看是红色的,再看却像蓝色,倏然又变成青色,好像不断在变换颜色

看见小玫瑰盯着那副纸牌,女人对她说:

“这副纸牌能帮助人达成任何愿望。”

小玫瑰隔着墨镜迷起眼睛,看了看那副纸牌,脸上神色淡然。

“你不相信吗?”女人意味深长地望着她。

“除非,它是一副逢赌必赢的扑克牌。”小玫瑰不禁嘲笑起来。

“这副纸牌赌的是命运。”女人说。

“我的命运再糟糕不过。”小玫瑰苦苦冷笑。

“每个人也可以有一次翻身的机会。”女人的手杖在地上敲了敲,手杖顶端那颗月光石射出几道蓝色光芒。

“你错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翻身的。”小玫瑰说。

“那要看你有没有胆量。”女人默默地察看她。

小玫瑰狐疑地瞥了那副纸牌一眼,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副纸牌只有二十一张,每一张上面都印有一种宝石,其中二十张都能帮助人达成愿望,但是——”女人停了一下,又说:“其中一张,是一颗黑色的冰寒水晶,抽到这张牌的人会下地狱。一百二十年前,就有一个富甲一方的人不幸抽中这张牌,掉进地狱里。”

“富甲一方的人,还能有什么心愿?”小玫瑰冷笑一声。

红头巾女人没回答,转了转手杖。

“我现在的的生活跟地狱又有什么分别?”小玫瑰心里想,语带嘲笑地说:“要是这副纸牌能达成愿望,你也不用在这里摆摊了吧?”

红头巾女人没接腔,深洞似的眼睛看着小玫瑰,看得她浑身不自在。

“要卖多少钱?”小玫瑰终于问。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就好像有人推了她一把似的。眼前这个女人分明是个骗子,但她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给人欺骗了。六个月前,有一个神医说可以治好她的嗓子,结果拿了

钱跑掉。

“只要把你身上的钱都给我就好了。”红头巾女人说。

“你以为我会上当吗？”小玫瑰断然说。

“你身上并没有带很多钱。”女人说。

小玫瑰诧异地看着眼前这个红头巾女人，微微一惊。

“我就只有这么多。”她把钱包里的钱全都掏出来丢到那个羽毛摊子上，说。

“真的只有这么多？”女人布满皱纹的手一边捡起钞票一边问。

她记起自己脸上那副名贵的墨镜，脱下来，说：“这个你也拿去吧。”

红头巾女人拿过那副墨镜瞄了瞄，往身上的口袋一揣，朝小玫瑰摊开她那双手，似乎还不满意。

小玫瑰突然记起今天手上戴着外婆死后留给她的一枚椭圆形的皮带金表，虽然是古董，却不值什么钱，她咬咬牙，脱下来交给红头巾女人。

红头巾女人把手表放在手里掂掂重量，终于露出满意的神情。她藏起手表，把那副纸牌交给小玫瑰。小玫瑰忙不迭想把牌盒打开来，女人立即抓着她的手。

“现在不能打开。”她警告说。

“为什么？”小玫瑰讶异地问。

“这副纸牌要在月圆之夜十二点钟才能打开，抽牌的时候，你要念一句咒语，然后说出你的愿望。”

女人俯身向前凑到她耳边，小声说：

“月夜宝石，赐我愿望。”

女人的口气里有一股苦苦的药草味，她嗅不出那是什么药草什么花，只觉得突然跟她贴得那么近的红头巾女人害她手臂上的寒毛顿时竖了起来。

“你要记着，一个人只可以许一个愿望。当你的愿望成真之后，要想法把这副纸牌送给下一个人，否则，你的愿望会马上幻灭，你会有一个很悲惨的下场。”红头巾女人说话时，仍然紧紧抓住她的手。

“我想不到有什么下场还会比现在更悲惨。”小玫瑰甩开红头巾女人的手，边说边把那副纸牌丢到皮包里去。

突然之间，不知从哪里飘来一片迷蒙白雾，沉沉罩住她和红头巾女人。提灯的光影陡地熄灭，她什么也看不见，害怕起来，往后退了几步，伸出五只手指在雾中乱拨，终于，雾散了，红头巾女人和那个羽毛摊子却失去了形影。

她四处张望，心形湖旁边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根红色羽毛在风中摆



荡。她连忙打开皮包,看到那副纸牌还在那儿,牌盒这一刻是蓝色的,没有再变色。她倒抽了一口气,头也不回地把皮包紧紧揣在怀里,快步离开公园。

大概还有三天,月才会圆,她窝在乱糟糟的公寓里,成天听着自己以前灌的唱片。那时候,她的歌声多么甜美?而今听起来,竟像是另一个人唱的。

那副纸牌,她放在床边的柜上,一直没打开。她突然发现自己是个不能再笨的笨蛋,竟然相信这副来历不明的纸牌会带给她一个愿望。那副纸牌静静地躺在那儿,宛若嘲笑她的愚昧。

三天里,她醒来又睡,睡着了就可以暂时忘记现实的残酷。这一天,当她醒来的时候,房子黑黑的,她没开灯,却有亮光照在窗边,她蓦然惊醒,看看床边的钟,还有七分钟便是凌晨十二点,一轮梦幻的圆月挂在天边,连一颗星也没有。

她起来披上一袭红色丝缎睡袍,走出睡房去倒了杯水。回来的时候,她看到墙上有几道红光晃动,床边那个牌盒不断变换颜色。她慌了,心跳扑扑。这时,她看到时钟指着十二点,她放下手上的玻璃杯,跪在床边,像虔诚教徒般把手合起来,闭上眼睛嘶哑颤抖地念:

“月夜宝石,赐我愿望。我想要回我的歌声,我以前的歌声。”

她睁开眼睛,迟疑了一下,从中间抽出一张纸牌。

看到牌面的那一刻,她笑了,把那张纸牌甩在床上。

牌面是空白的,连什么冰寒水晶也没有。那个红头巾女人根本是个骗子。这种谎言,也只有她才会相信。她不用看也知道,剩下的二十张纸牌全都是一模一样。

她颓然滑坐地上,屋子里突然卷起一阵风,杯子不住颤动,杯里的水像沸腾似地泻出来,床单猝然被风卷起。她猛然哆嗦回头,看到那个牌盒在月光的折射下幻变出几道蓝色的光芒,她用手遮挡着刺眼的强光,赫然发现床上那张空白的纸牌上冒出一一点红色来。她爬过去,颤抖的手拾起那张纸牌,牌面上的红色像一串玫瑰香槟泡沫般满出来,顷刻间变成一颗红色的心形宝石,红得像血,辉映着亮光,纸牌上冒出“红榴石”的字样。

强风几乎把她吹离地面,她拼命抓住床脚。唱盘上的唱片在房子里回荡,唱着她以前的歌,那是她为一部人鬼恋电影唱的主题曲,歌词凄美,仿佛是从死亡世界唱过来的歌,她害怕了,大声喊:

“救命呀!”

就在这一瞬间,她发现自己听到的不再是那把已经变得像猫儿嚎叫的粗哑的声音,而是她遗失了的歌声。

小玫瑰复出了！

几份畅销报章的娱乐版头条全是这样报道。尽管大家对她“失而复得”的歌声感到好奇，争相追问她是不是遇上神医，或是服了什么灵药。小玫瑰只是带着灿然微笑说：

“有一天，它自己突然回来了，就是这么简单。”

她把那张红榴石魔牌小心翼翼地放在她那个红色的娃娃屋铁皮箱里。这个孩子气的铁皮箱是她七岁那年外婆送的，配有一把金色的锁。经过这么多年，箱子已经有些锈蚀，她依然舍不得把它丢掉。

就在这时，她的电话响起。

“小玫瑰，我是巫清清。”

巫清清是出名不择手段的娱乐记者，外号“巫婆”。小玫瑰刚刚失声的时候，巫清清对她穷追不舍，报道她落魄的生活。有一次，她喝醉酒，在酒吧外面摔了一跤，巫清清把那张偷拍得来的照片放在杂志封面上，讽刺她是末路歌后。

她从没这么讨厌一个人，她真想把巫清清的头发全都拔光，那时候，她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毛清清”。而今，她收复失地，巫清清竟像没事发生一样，再来找她，证明她重新有了利用价值。

“清清，找我有事吗？”她讨厌自己那种假惺惺的口吻，但是，对付巫清清，也只能用这种态度了。

“你这次复出，会不会再找严星歌帮你？你们还是朋友吗？”巫清清单刀直入的问。

“我还没时间去想。”她随便抓了几个字回答。

该来找她的人都来了，那些以前奉承过她的、唱片公司、合作伙伴、记者，又重新簇拥着她，惟独严星歌没有出现，他就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似的。

她失声之后，严星歌离开了她。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撇下她走了。她多么恨他，却又想念他。那份想念与其说是爱，倒不如是复仇的心。她想看到他吃惊和懊悔的神色，想告诉他说：

“你这个人，我当初看错你了。”

然而，严星歌躲到哪里去了？在她失声的那段日子，他并没有替其他人写歌，也似乎没人见过他，有人说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

“听说严星歌回来了，你知道吗？”巫清清在电话那一头探听地问。

她真的想再见严星歌吗？要是只想复仇，也许不用见面。他会在报纸上看到她的消息，不久之后，他更会听到她的新唱片。这张新唱片的歌是由另